

季羨林唯一亲定自选集 图文典藏

風風白雨一百一十年

一位世纪老人的记忆与珍藏

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 / 我的中学时代 / 报考大学 / 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/ 1930-1932年的简略回顾 / 寸草心 / 我的家 / 高中国文教员一年

十年回顾 进入哥廷根大学 / 学习吐火罗文 / 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/ 十年回顾 / 黎明之前 / 遥远的怀念

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我和北大 / 怀念西府海棠 / 梦萦水木清华 /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/ 回忆陈寅恪先生 / 忆恩师董秋芳先生 /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

我和书 我和书 / 我的书斋 / 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/ 我最喜爱的书 / 推荐十种书 / 《留德十年》楔子 / 《牛棚杂忆》缘起 / 《清华园日记》引言

在病中 大放光明 / 在病中 / 回家 / 三进宫 / 笑着走

我的学术总结 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 / 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 / 我和外国文学 / 我和外国语言 / 我的学术总结

我的人生感悟 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/ 做人 与 处世 / 我们面对的现实 / 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 / 我的座右铭 / 老年谈老 / 长寿之道 / 我的人生感悟 / 九十述怀 / 九三述怀 / 九十五岁初度 / 封笔问题 / 在「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」表彰大会上的书面发言

季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风雨雨一百年/季羨林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7.12

(季羨林自选集)

ISBN 978-7-80142-961-2

I. 风… II. 季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/ I. 45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205299号

风风雨雨一百年

作 者: 季羨林

总 顾 问: 梁 衡

总 策 划: 漆峻泓 梁霄羽

责任编辑: 郑治清

特约监制: 常 飏 辛海峰

特约编辑: 辛海峰

特约校对: 庄伟亮

装帧设计: 艾维马克设计中心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

邮 编: 100083

电 话: 010-82885151-222; 82885023

印 刷: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 数: 280千字

印 张: 18.5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142-961-2/I·456

定 价: 39.80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3

一位世纪老人的记忆与珍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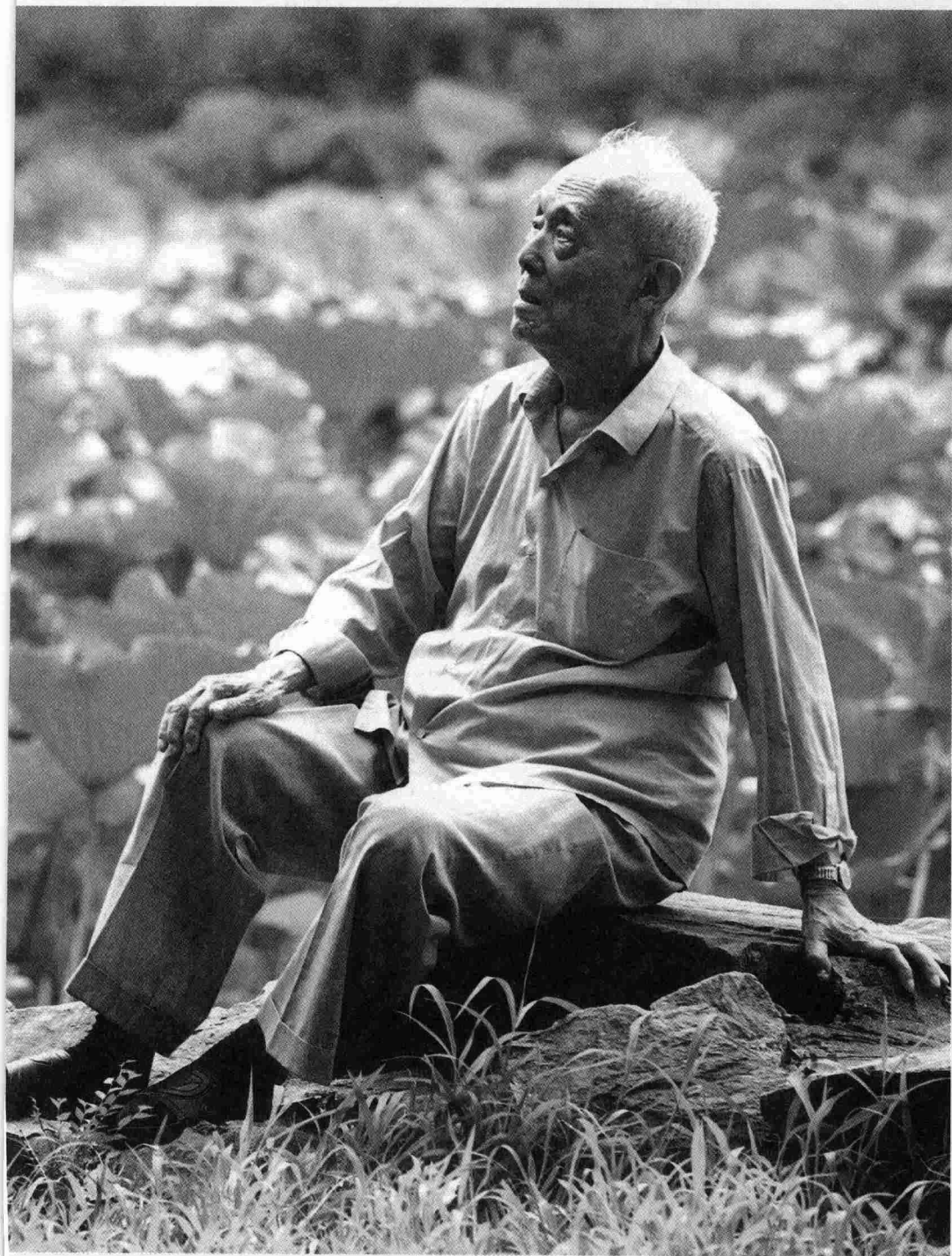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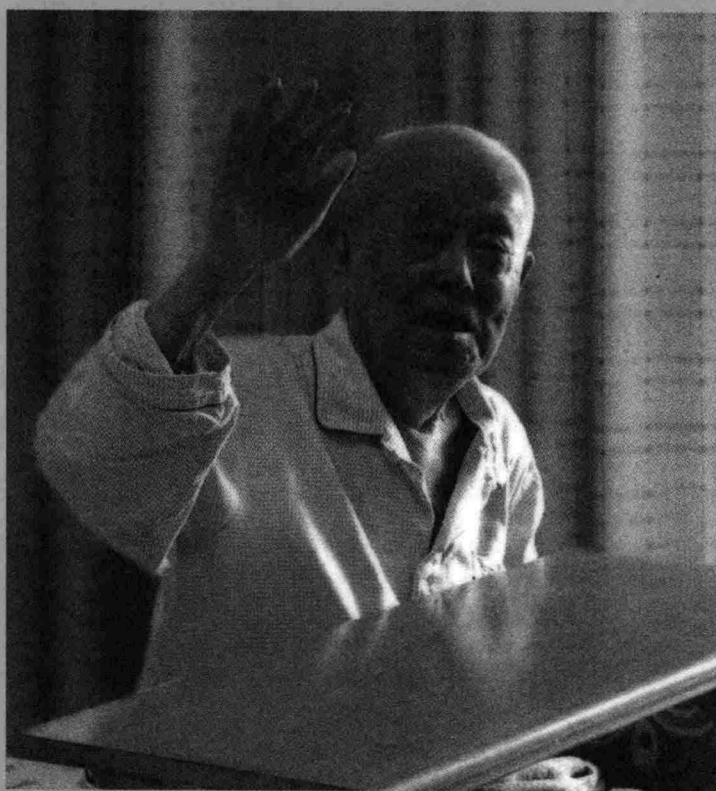
風風白兩一百年

舒紅

 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





做真实的自己 代序

在人的一生中，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。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，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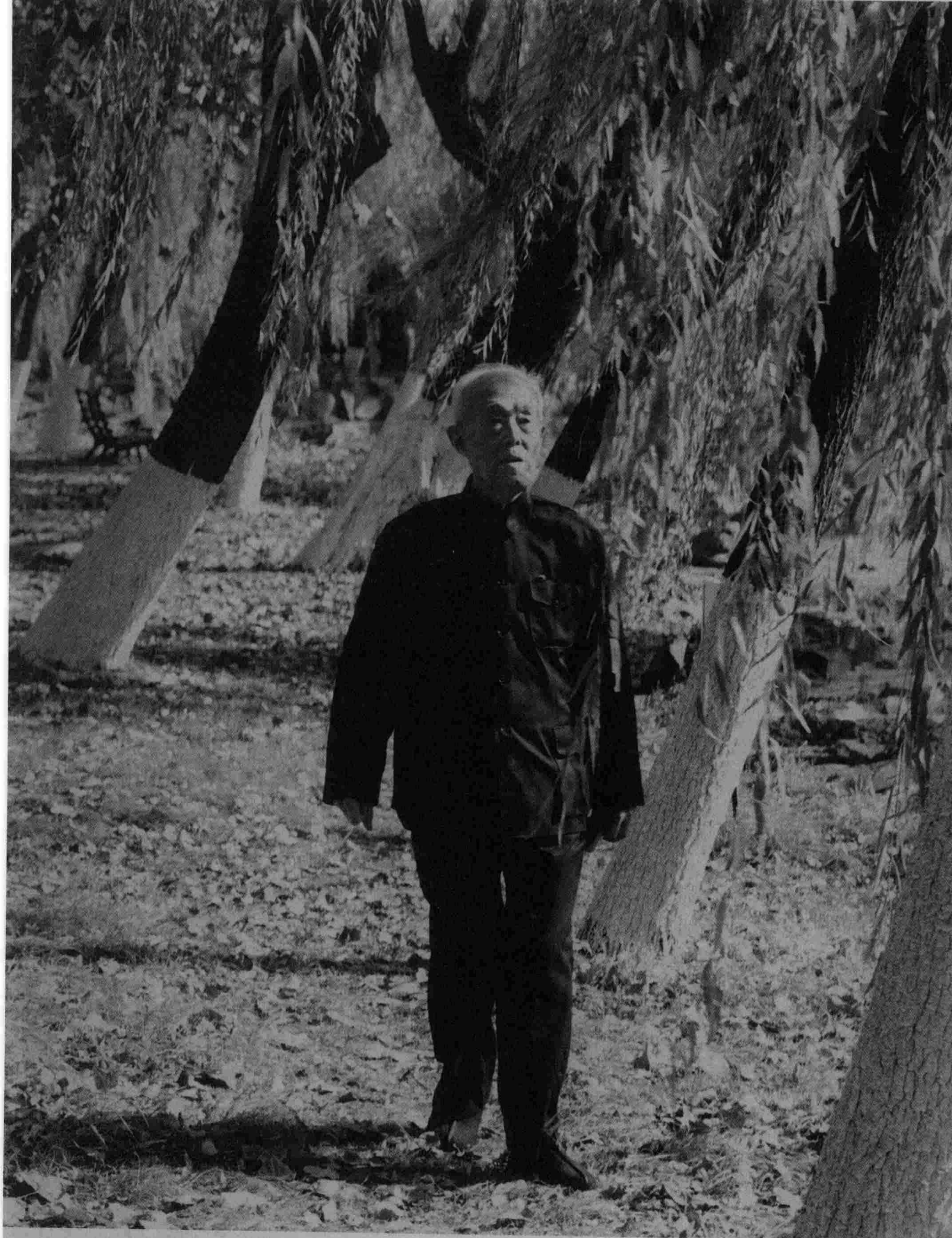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“文人”，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。到了老年，如果想出文集的话，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，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？这里就有两种办法。在过去，有一些文人，悔其少作，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，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，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，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。

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，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。我主张，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，年轻时怎样，中年怎样，老年又怎样，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。在某一阶段上，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，甚至错误，决不应加以掩饰，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。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，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，以存真相。

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，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，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。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，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，在写作的当时，我是真诚的；后来感到一点失望，我也是真诚的。这些文章，我都毫不加以删改，统统保留下来。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，甚至多么荒谬，我都不加掩饰，目的仍然是存真。

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，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。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，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。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，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，不求闻达，毕生从事学术研究，又决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，决不是不爱国，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。然而阴差阳错，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。应景文章不能不写，写序也推托不掉，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开会知多少”，会也不得不开。事与愿违，尘根难断，自己已垂垂老矣，改弦更张，只有俟诸来生了。

季羡林



目次

1

我的童年 013



我的童年 014

我的中学时代 020

报考大学 027

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 031

1930-1932年的简略回顾 033

寸草心 036

我的家 043

高中国文教员一年 046

2.

十年回顾 055



进入哥廷根大学 056

学习吐火罗文 059

德国学习生活回忆 063

十年回顾 067

黎明之前 072

遥远的怀念 074

3 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081



- 我和北大 082
怀念西府海棠 086
梦萦水木清华 089
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091
回忆陈寅恪先生 094
忆恩师董秋芳先生 102
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104

4 我和书 109



- 我和书 110
我的书斋 111
对我影响最大的几本书 113
我最喜爱的书 115
推荐十种书 118
《留德十年》楔子 120
《牛棚杂忆》缘起 123
《清华园日记》引言 128

5 在病中 131



- 大放光明 132
在病中 138
回家 170
三进宫 173
笑着走 178

6

我的学术总结

181



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

182

研究学问的三个境界

191

我和外国文学

193

我和外国语言

200

我的学术总结

212

7

我的人生感悟

245



人生的意义与价值

246

做人与处世

248

我们面对的现实

250

关于人的素质的几点思考

253

我的座右铭

258

老年谈老

260

长寿之道

264

我的人生感悟

266

九十述怀

270

九三述怀

278

九十五岁初度

28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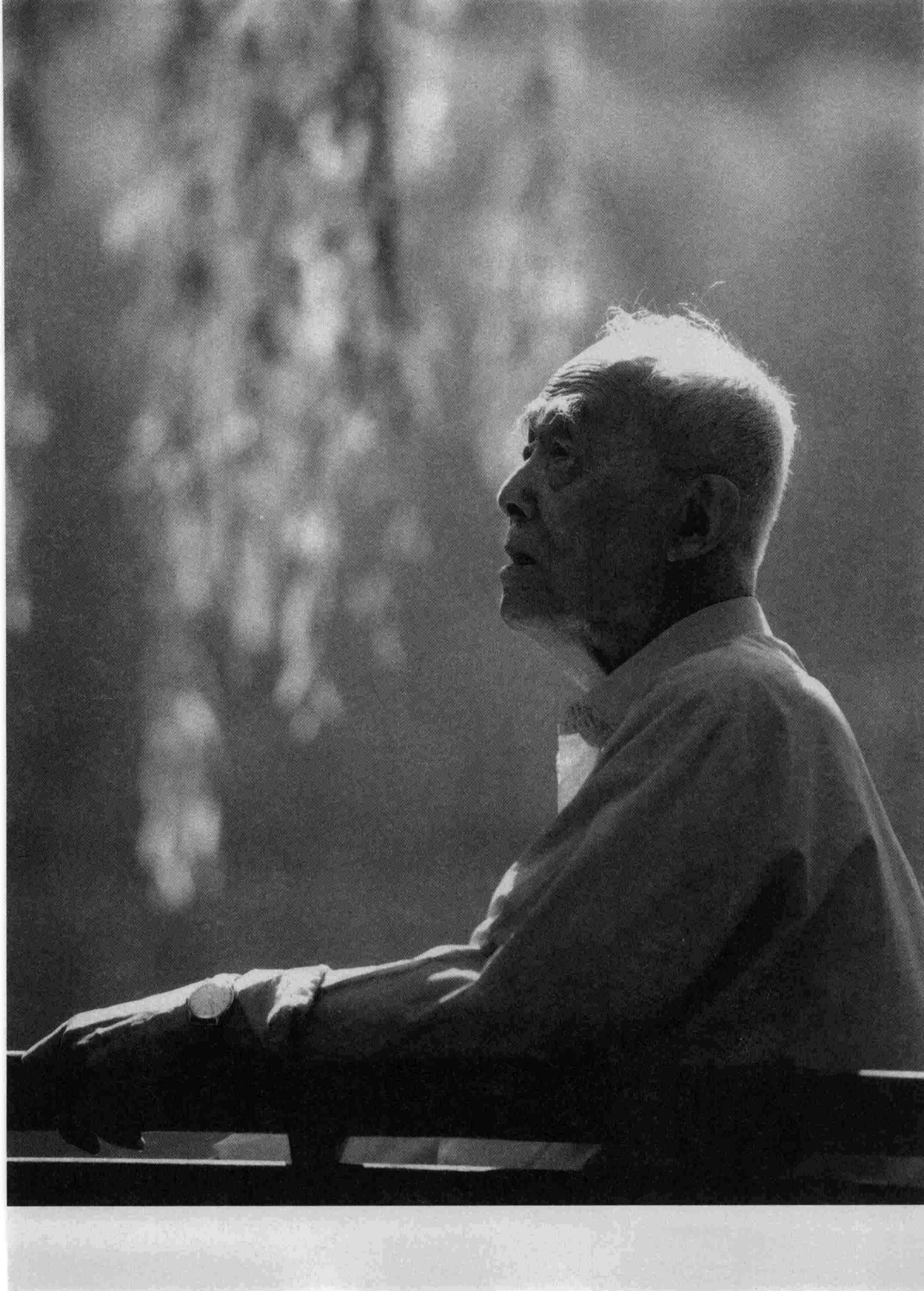
封笔问题

287

在“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”

288

表彰大会上的书面发言



1

我的童年

我的童年

我的中学时代

报考大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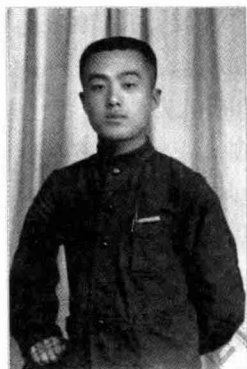
记北大1930年入学考试

1930—1932年的简略回顾

寸草心

我的家

高中国文教员一年



• 1930年，季羨林先生毕业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，时年19岁。

我的童年

1986年6月6日

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来，眼前没有红，没有绿，是一片灰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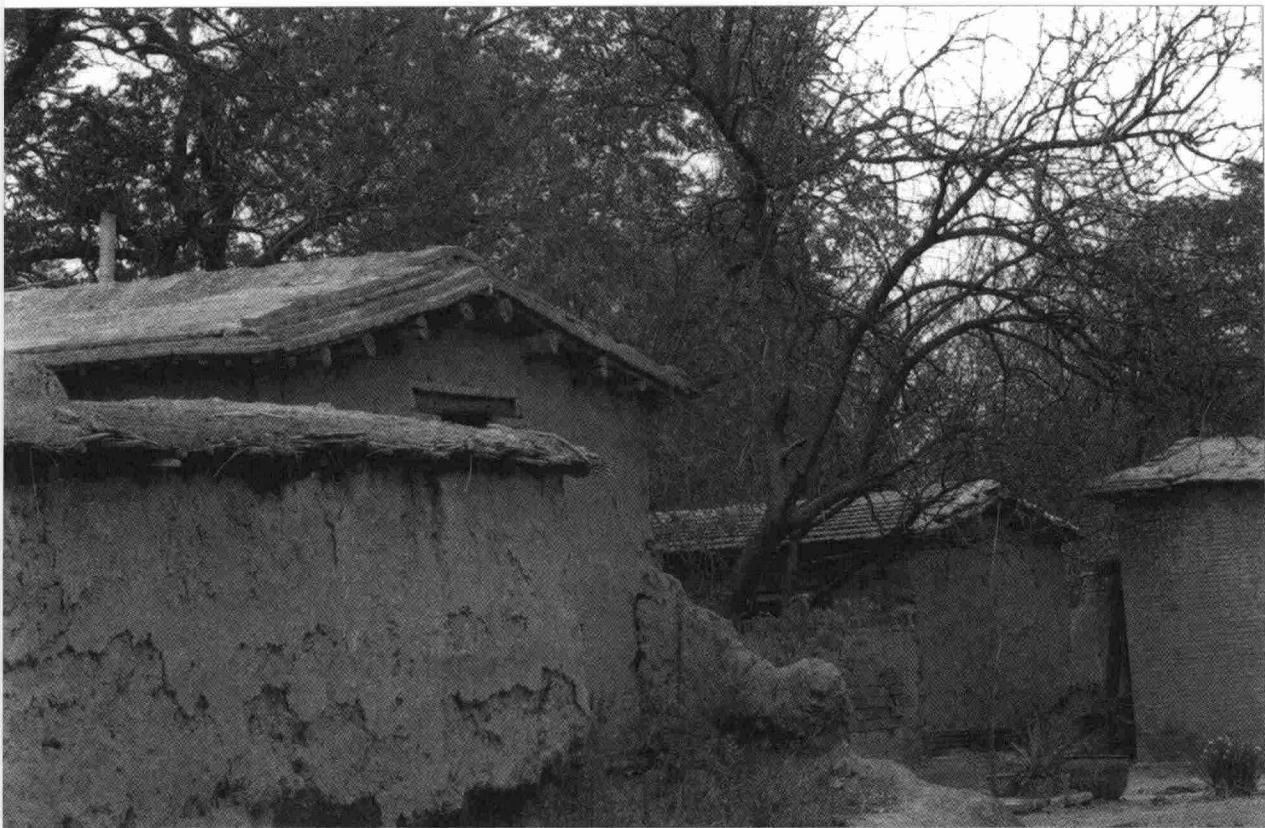
70多年前的中国，刚刚推翻了清代的统治，神州大地，一片混乱，一片黑暗。我最早的关于政治的回忆，就是“朝廷”二字。当时的乡下人管当皇帝叫坐朝廷，于是“朝廷”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别名。我总以为朝廷这种东西似乎不是人，而是有极大权力的玩意儿。乡下人一提到它，好像都肃然起敬。我当然更是如此。总之，当时皇威犹在，旧习未除，是大清帝国的继续，毫无万象更新之象。

我就是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，于1911年8月6日，生于山东省清平县（现改临清市）的一个小村庄——官庄。当时全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（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）穷。专就山东论，是东部富而西部穷。我们县在山东西部又是最穷的县，我们村在穷县中是最穷的村，而我们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。

我们家据说并不是一向如此。在我诞生前似乎也曾有过比较好的日子。可是我降生时祖父、祖母都已去世。我父亲的亲兄弟共有三人，最小的一个（大排行是第十一，我们把他叫一叔）送给了别人，改了姓。我父亲同另外的一个弟弟（九叔）孤苦伶仃，相依为命。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两个无父无母的孤儿，活下去是什么滋味，活着是多么困难，概可想见。他们的堂伯父是一个举人，是方圆几十里最有学问的人物，做官做到一个什么县的教谕，也算是最大的官。他曾养育过我父亲和叔父，据说待他们很不错。可是家庭大，人多是非多。他们俩有几次饿得到枣林里去捡落到地上的干枣充饥。最后还是被迫弃家（其实已经没了家）出走，兄弟俩逃到济南去谋生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我自己“跳出来”反对那一位臭名昭著的“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”的作者，惹得她大发雌威，两次派人到我老家官庄去调查，一心一意要把我“打成”地主。老家的人告诉那几个“革命”小将，说如果开诉苦大会，季羨林是官庄的第一名诉苦者，他连贫农都不够。

我父亲和叔父到了济南以后，人地生疏，拉过洋车，扛过大件，当过警察，卖过苦力。叔父最终站住了脚。于是兄弟俩一商量，让我父亲回老家，叔父一个人留在济南挣钱，寄钱回家，供我的父亲过日子。

我出生以后，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。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，平常只能吃



● 季羨林先生故里。

红高粱面饼子；没有钱买盐，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，在锅里煮水，腌咸菜；什么香油，根本见不到。一年到底，就吃这种咸菜。举人的太太，我管她叫奶奶，她很喜欢我。我三四岁的时候，每天一睁眼，抬脚就往村里跑（我们家在村外），跑到奶奶跟前，只见她把手一卷，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，手再伸出来的时候，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，递给我。我吃起来，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，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。这白面馒头是她的两个儿子（每家有几十亩地）特别孝敬她的。她喜欢我这个孙子，每天总省下半个，留给我吃。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，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，最大的愉快。

大概到了四五岁的时候，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，每年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，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、谷子。一天辛勤之余，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或者谷穗。晚上回家，把篮子递给母亲，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。有一年夏天，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，她把麦粒磨成面粉，贴了一锅死面饼子。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，吃完了饭以后，我又偷了一块吃，让母亲看到了，赶着我要打。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，我逃